

第一章 穿成女主的繼妹

「永昌侯府的大姑娘找到了！」

「找到又如何……」

「聿京第一美人，可惜啊。」

燕遲迷迷糊糊中恍惚置身無邊的沙漠，一時灼陽焚心，烈焰炙烤無處可逃，一時寒雪埋身，鑽心刺骨無法動彈，熱熱冷冷的煎熬著，似脫水的魚，又似溺水的人，虛弱地掙扎浮沉。

「水……」

溫熱的水滑過乾痛喉嚨，本想吞嚥卻痛得厲害。

「咳……咳……」她被嗆醒過來，茫然地看著眼前的一切。

她這是在哪？

漆金雕花的床，繡枝壓線的幔，還有床邊梳著雙髻的圓臉杏衣少女，古色古香的環境，如同走錯戲棚。

須臾間，不屬於自己的紛雜記憶湧上來，她不自覺蹙起好看的眉，蒼白的玉色小臉泛起痛苦之色，淡櫻色的唇逸出痛呼。

「大姑娘，您醒了！」

杏衣少女大喜，放下水碗忙上前扶她。

她睜著氤氳水氣的雙眸，呆呆地望著眼前人，明明陌生，她卻知道對方是誰。

「晚霽……」

一張嘴，聲音又弱又啞，喉嚨痛到她想死，她示意對方扶自己坐起，這一動之下才知自己到底有多虛弱。

「大姑娘，您終於醒了，您若是再不醒，奴婢也不想活了……」

上元節那日大姑娘帶朝露出府看花燈，誰知竟遭遇那樣的禍事。

晚霽嗚嗚哭著，察覺自家主子似乎在怔神，「大姑娘……」

燕遲半垂著眸，視線落在青緞綠繡錦被的繡花上，半晌，她緩緩抬了眼皮看向妝臺，水嫩如細蔥白的纖指一點。

晚霽即刻會意，取來一柄鎔金鏤花鑲寶石的手鏡。

一眼看去她難掩驚訝之色，原主竟和自己有四分相似，只是比起原主的富貴嬌弱，她不過是普通好看，如同品種無二的花，一個長在室外一個養在暖房，分明是相差無幾的容貌，卻有著天差地別的不同。

鏡中美人如隔雲端，雪玉做的骨，凝脂成的皮，極美極嬌世所罕見，唯脖頸間一抹駭人的淤紫，似玉璧之上的斷痕般讓人觸目驚心。

「嘶——」

「大姑娘，您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奴婢也不活了！朝露若是知道您想不開，九泉之下也難瞑目……」

「我……睡了多久？」

「大姑娘，您睡了兩天兩夜。」

三日前大姑娘是被廣仁王府的人送回的，那天大姑娘也是像現在這樣不哭不鬧，誰知當夜支開她後就懸了梁。

朝露已護主身亡，若是大姑娘真有個三長兩短……晚霽哭出聲來，滿心的忐忑難受。

「兩天兩夜，原來這麼久……」燕遲呢喃著。

怪不得她好像作了一個極長的夢，夢裡還經歷過另一個的短暫人生，沒想到一睜眼，她竟然會成為異世一個同名同姓的侯府嫡女。

身為永昌侯府的嫡長女，原主的身分不可謂不高，一應尊榮由房中佈置可見一斑。齊水的紅木傢俱，圓桌繡墩琴臺窗榻雕工精美，玉玩瓷瓶琳琅滿目，入門處被一扇魚戲蓮葉的屏風擋著，隱約可見成串的珠簾。

可惜……出了那樣的事，眼前的富貴終將成過往雲煙。

「嗚……大姑娘，您渴不渴？您要是還渴，奴婢給您倒水。您餓不餓？您要是餓了，奴婢給您端粥。」燕遲扯了一下嘴角，這個晚霽倒是生了一副好嗓子，適合去唱戲。

晚霽瞬間變臉，嚇得面無人色。大姑娘……剛才是在笑嗎？

「大姑娘，您別嚇奴婢！」

「我餓了。」

「餓了？奴婢……奴婢給您端粥。」

溫熱的粳米清粥，泛著好聞的米香，濃稠正好，一口入喉還能體會清粥的糯滑，隨之而來的卻是吞嚥之痛。

這痛實在難忍，燕遲「嘶」了一聲。

「大姑娘，您怎麼了？是不是粥太燙？還是奴婢動作太粗魯？奴婢笨，奴婢什麼都做不好，奴婢真是該死……」

燕遲被她吵得頭疼，原主不喜帶她出門，定是嫌她話多。

半碗粥艱難下肚，燕遲感覺身體緩過來一些，稍稍有了幾分力氣，乾痛的喉嚨似被刀片反覆割了無數回，淚水已在眼眶裡積成潭，又無聲無息滑落。

「大姑娘，都怪奴婢笨，奴婢是不是又惹您生氣了？您別哭，您別嚇奴婢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

侯府有兩房人，大房二房皆是嫡出。

世家內宅之中如繁生的榕樹，枝枝桺桺不知多少，與旁的府邸相比，燕家算是人口簡單。

府中家主是永昌侯燕昭，乃燕老夫人崔氏的嫡長子，二房老爺燕明是崔氏的次子。

燕昭娶妻兩任，髮妻孔氏就是燕遲的生母，繼妻王氏改嫁而來時帶有一繼女，後育有一子，燕明之妻小崔氏是崔氏的娘家侄女，膝下有一個嫡子及兩個嫡女，另有兩個庶子。

不到半日的功夫，燕遲走馬觀花般與這些人打了照面，將他們的長相與記憶中模樣性情劃上等號。哪怕他們只是露個臉，或是說上幾句客套話，其中假意或是真心，她大致心裡已經有數。

恐怕除了祖母崔氏和父親燕昭，再無人真正關心她的死活。

女子失蹤數日，哪怕是未失貞潔，在世人看來便是名節不在，何況原主是被人所拐，流落在外多日，即使是全鬚全尾的救回來，在世人眼裡名聲皆已毀。

世家重名聲，勝過人命，女子視名節，比性命更重。

好好的枝頭富貴花，一朝被人扯下踩入塵泥，又豈能再復以往的驕傲。

出了這樣的事，誰能護她？

祖母非她一人之祖母，膝下還有另外三個孫女和四個孫子，不可能為了她一個人而不顧其他孫子孫女的前程和名聲。

父親也非只有她一個孩子，比起她這個前頭老婆所生的女兒，他應該更看重繼妻所生的嫡子。真論起來，怕是無人能一心為她，比起家族的名聲和臉面，若真要權衡得失，她必將是被捨棄的那一個。

他們安撫叮囑，讓她不要多想，讓她安心養身子，但她如何能不多想，如何能安心？

他們呼拉拉的來，又呼拉拉的走，如同她生命中的過客，而她也似一個看客，冷眼旁觀著他們。珠簾晃動不停，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。

走在最後的藍衣少女突然回頭，似乎想說些什麼。

少女生的明眸皓齒，鵝蛋臉遠山眉，大氣沉穩中又透著隱隱的張揚，如明珠一般澄亮無垢，無端讓人心生好感。

燕遲知道這人是誰，原主的繼姊盛瑛。

突然她眼前似有一道白光閃過，刺得她險些睜不開眼，那白光漸漸形成一個光環，籠罩在藍衣少女的頭頂。

頃刻間，無數信息湧進她腦海。

原來她不只是穿越，還是穿書。

「大姑娘，您冷不冷？要不要奴婢再添些炭火？大姑娘，您睏不睏？要不您再睡一會？」

這丫頭還真吵，像一隻勤勞的小蜜蜂，嗡嗡嗡叫個不停。

「妳出去守著，我睡一會。」

「大姑娘，您是不是又想支開奴婢？奴婢發過誓，以後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您半步。您就可憐可憐奴婢，奴婢還有老子娘和兄弟姊妹……」

真是吵死了！燕遲被吵得頭更疼，有氣無力地道：「我發誓絕不再尋死，如果我再尋死，就讓我來世投胎成一頭豬。」

晚霽止了眼淚，巴巴地看著她。

大姑娘最重儀容，最不堪忍受汙賤之物，投胎成豬這樣的誓言都敢發，看來大姑娘應該不會再做傻事。

可是……萬一呢？

「大姑娘，要不您睡您的，奴婢保證絕不吵到您。」

燕遲的腦子裡還有一堆的東西未消化，實在是無力和她扯皮，遂幽怨地看了她一眼，歎了一口氣黯然地望向窗外，「晚霽，妳說祖母和父親會如何處置我？」

晚霽一聽這話，「呼」地站起來。

她真笨！她怎麼沒有想到。

大姑娘以前說得對，她就是不如朝露聰明，也不如朝露機靈，如果朝露還在，一定不需要大姑娘開口點破也能知道該怎麼做，「大姑娘，奴婢這就去打聽消息。」

孺子可教也。燕遲耳根終於清靜，慢慢閉上眼睛。

她穿的是一本宅鬥文，女主就是她的繼姊，按照劇情原主此時已經下線，書中的劇情正處於開始階段，後續所有的劇情都會圍繞女主展開。

穿書定律分兩大類，一是遠離主角團，二是親近主角團。

盛瑛是她的繼姊，一個屋簷下抬頭不見低頭見，遠離似乎不太容易做到，不如親近來得容易。然而原主和女主的關係不和，甚至可以說是極差，若想修復關係，絕非一朝一夕之事，不過此事不急，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，當務之急是解決自己眼下的困境。

作為一個書中的背景板，就算是已知書中劇情對她而言也沒有任何幫助，她無法從以後的情節中獲取對自己有利的資訊，唉。

「大姑娘，大姑娘！」

珠簾被人急切拂開，晚霽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被火燒眉毛。

「大姑娘，不好了！老夫人和侯爺他們正在商量您的事，奴婢聽說二夫人要送您去庵堂當尼姑！」

一刻鐘後，燕遲站在屋簷下。

入目所及是雅致的院落，前池如貽貝，懷抱著雕花木刻的屋子，喻為掌上明珠之意。院中設涼亭桌几，可觀池魚賞荷花，此時荷尖未冒頭，唯有春水氤氳著薄薄的霧氣，濕染著池邊的花壇，映得那零星的迎春花越發鮮明嬌豔。

春已至，天猶冷，她裹緊衣衫，亦驅不散透骨的寒意。

出了院子，回望匾額的居福二字，只覺無比諷刺。原主小名福娘，既為侯府掌上明珠，又占著福字，出事之後卻無人可依。

晚霽小心扶著她，主僕二人下了臺階。

深宅大府，景致處處，她無心欣賞，亦無心挑剔。

穿迴廊過假山，走至薄汗如細露覆於額頭時，終是到了前院議事廳。

重簷攢尖頂有雪，背陰的牆角還積存著去歲的殘雪，沾滿汙泥枯葉冷硬成坨，由雲入地，從天上到人間，一朝零亂與塵泥混雜，再也不復最初冰清玉潔的姿態。

恰如她現在的處境。

「大哥，你不能只想著福娘，你也想想嫋娘婉娘！母親，嫋娘婉娘眼看著就要議親，您不能不管……」這是小崔氏的聲音。

嫋娘婉娘是她的兩個女兒，大名燕月燕雲。

人有親疏，為人父母為子女爭取利益也是人之常情。

燕遲沒有猶豫，邁過門檻，門檻太高她一時錯估，軟面的繡花鞋不小心踢到堅硬的檻板上，疼痛從嬌嫩的腳趾瞬間傳來，未及開口，淚珠已落。

眾人望過來，皆是驚訝。

原主自小體弱，有著林黛玉的身體，淚腺發達常人不及，卻長著一顆薛寶釵的心，成日自艾自憐又敏感要強，所謂孤芳自賞惹人嫌，遺世獨立礙人眼，恐怕就是原主在侯府眾人心中的印象。

她的人設就是愛哭，成日頂著一張淒苦的臉。

這一哭，然後又是一跪，「祖母，孫女讓您為難了。」

一句含淚的軟話，聽得崔氏生出一絲不忍，雖說她不太喜歡這孩子，但到底也是自己嫡親的孫女，「妳身子還虛著，起來說話。」

「祖母。」燕遲一臉悲慟，未起，「當日孫女有幸被廣仁王所救，王爺的救命之恩無以為報。孫女死過一回，不怕再死一次，只怕王爺怨孫女不知好歹，枉費了他一片仁心。」

廣仁王寧鳳舉，太后幼子，陛下胞弟，也是她的救命恩人。

她處境艱難，要麼死，要麼青燈古佛一生，這兩條路她都不想選，至親已然靠不住，她唯有藉助外力。

廣仁王是她唯一的選擇，也是當下最好的選擇。

她一語驚起千層浪，在此之前眾人還未想過這一層。

燕昭道：「母親，廣仁王深得陛下看重，若他在陛下跟前透露對我們侯府的不齒，陛下必會厭棄我們侯府。」

「大哥，你會不會是危言聳聽？」燕明反問：「王爺何等人物，怎麼會在意這樣的小事？」

性命攸關，在他眼裡卻是小事。燕遲心寒，在心裡給這個便宜二叔畫了一個叉。

燕昭又道：「二弟所言差矣，陛下最重骨肉親情，如果我們侯府為了所謂的名聲，連自己的骨肉都能捨棄，即便是王爺不說什麼，陛下也會多想，還請母親三思。」

「大哥！我們永昌侯府自開國至今，世襲罔替何等榮耀，難道在大哥眼裡，我們侯府的臉面還比不過你的女兒嗎？」

「好了！」崔氏喝止，「吵吵鬧鬧，成何體統！」

燕遲低著頭，做乖巧懂事狀。

崔氏看過來，目光有些複雜。

這孩子性子是不討人喜歡，可是長相極為出眾，早年她確實有些打算，後來宮裡暫停選秀，她該有的心思也都歇了。

本想著憑著這孩子的容貌嫁個門第不錯的人家，不想議親之事才剛開個頭就出了這等子糟心事，眼下莫說嫁高門了，怕是低嫁都無人敢娶，還累及整個侯府的名聲。

「妳的事自有長輩們作主，妳且回去安心養著。」崔氏沉聲說道。

第二章 恩公廣仁王

主僕二人走過月洞門，打眼瞧到不遠處站著的另一對主僕，白狐毛藍色繡銀斗篷的是盛瑛，旁邊是她的大丫鬟如是。

女主的光環將她圍繞，通身的氣派大方又清雅，最是濃淡皆宜的氣質。

「大姑娘，您若是不想見到瑛姑娘，咱們繞個路走。」晚霽小聲提醒，「其實瑛姑娘挺好的，若不是她，奴婢就見不到您了。」

燕遲聞言，眼有訝色，「這次是她救了我？」

晚霽拚命點頭。

那晚如果不是瑛姑娘發現大姑娘，及時命人救下，要不然等她回來的時候只怕大姑娘已經……

她一直不敢說，但又怕大姑娘還和以前一樣對瑛姑娘冷言冷語。

燕遲心道正好，她正愁不知從哪裡入手和女主緩解關係，怕太過突兀引人懷疑，如今這送上門的契機豈有不用之理。

路不寬，盛瑛自然也已經看到她。

說起來她們繼姊妹間也沒什麼齟齬，王氏嫁進侯府時原主不到六歲，彼時盛瑛也不過是六歲半的孩童，小孩子之間的不和又有多少深仇大恨，只是經年累月的排斥之下，裂縫再也無法修補，關係也是越來越冷淡。

她走近，停下來。

盛瑛以為她會和以往一樣譏諷自己幾句，不想她卻是在道謝。

「碰巧而已。」

「妳的院子到居福軒並不順路，何來碰巧一說？妳但行好事，不計前嫌，是因為妳品性高潔心胸寬廣，我受妳救命之恩，日後定會報答。」燕遲字字清晰，語氣真誠並無虛假。

盛瑛愕然，這個繼妹居然會誇人，而且還是誇自己！

她望著燕遲主僕離開的背影，不太確實地問如是，「方才，她是在和我道謝嗎？」

如是輕哼一聲，「出了事才知道誰好，依奴婢看她未必是真心，指不定心裡憋著什麼壞，藉機和姑娘交好，日後好壞了姑娘的名聲。」

是這樣嗎？盛瑛皺眉。

「可是她剛才好像在誇我……」

「誰知道她發什麼瘋，好好的誇姑娘，奴婢聽著都覺得心裡發毛。」

已經走遠的燕遲沒有回頭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她和女主的關係不能急，也不能轉變得太過突然，若是太過急切，只會適得其反。

「大姑娘，您剛才做得對，若不然瑛姑娘不說什麼，那個如是肯定會到處說您不懂禮數。」

「我是不是還應該感謝妳提醒？」

「那就不必了，您怎麼能謝奴婢，奴婢做的一切都是應該的。奴婢可不是那個如是，慣會顯擺東西，什麼珠釵是她家姑娘賞的，什麼她家姑娘還教她習武，她家姑娘以後還要給她相看人家……哼！」書中說女主心有光明，宛如鏡月，這樣的人對身邊的人自然是好的，晚露這丫頭聽著像是不屑，或許不無嫉妒之意。

燕遲睨她，「她的主子可真好，妳是不是羨慕？」

她杏眼一瞪，像被踩了尾巴的貓一樣險些跳起。

「奴婢……奴婢怎麼可能會羨慕她？奴婢有大姑娘這樣的好主子……大姑娘從來不嫌奴婢吃得多了，也不嫌奴婢寫的字醜，還不嫌奴婢話多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還不如不誇。

議事廳的眾人直到傍晚才散，燕遲不知他們商議的結果是什麼，派人打聽也沒打聽出個子丑寅卯。世家內宅風向易變，往往體現在吃穿用度上，這一點似乎沒有變化，該是她的分例一樣不少，炭火甚至比往日還要足上三分。

若照此看，她的處境並不壞。

然而那日小崔氏提過要送她去庵堂，就絕不會輕易放棄，除非她有不得不留在府裡的理由，或是有凌駕於侯府的權勢。

可惜她兩樣皆無，處境十分被動。

直到兩天後她聽到侯府要宴請寧鳳舉的消息。

早在寧鳳舉派人送原主回來後，侯府已遣人送過謝禮，但並未被收下，許是一而不能再，寧鳳舉礙於侯府的面子，這才同意紓尊前來。

既是謝恩宴，主角之一是施恩者，另一個就是受恩之人。燕遲心知自己或許只是一個工具人，是侯府意欲搭上寧鳳舉的藉口，但若能藉此換來一絲轉機，她願意配合所有人。

設宴之地在侯府正廳，她則在西側小廳沏茶以待，以表最大的誠心。

水滾了四遍，茶水冷了一遍又一遍，終於輪到她出場。

托盤在手，她端著茶恭敬入內。

她低頭過門檻，說不緊張是假的，緊張的結果就是不長記性，磕碰的痛感從腳尖再次傳來，淚水驟地如雨下。

淚眼矇矓中除了崔氏的衣裾之外，還有一抹玄墨的袍襪，那袍襪繡著暗紅花紋，底下是一雙黑色的錦面高靴。

她真的不想哭，怪只怪體質如此。

下跪，高舉奉茶，微抬的眼皮不經意迎上一雙冷沉的眸，分明是波瀾不驚的目光，卻彷彿暗藏著金戈鐵馬的肅殺。

只一眼已讓人心驚，哪裡還顧得上其他。

她想這人應是長得很好看的，就是不太敢細看。

寧鳳舉睨了她一眼，不帶任何情緒。

這就是那日所救的女子，太弱，太麻煩，還真是不如不救。

「小女子跪謝王爺救命之恩。」

燕遲忽然記得這位廣仁王在書裡的存在，還真不是一個能指望得上的，因為在書裡寧鳳舉漸漸淡出朝堂，聽人說後來一直在寺廟裡修行。

怪不得看起來不近人情，沒有溫度，想來也不會有什麼憐憫之心。

不過這人若是對世事不在意，或許正好可以為她所用，日後如果她真的為保性命扯出這人來虛張聲勢，或許這人也不會和她計較。

思及此，她將茶舉得更高。

茶香氤氳，是上等的雀舌。

寧鳳舉在侯府眾人的注視下接過茶，他知道哪怕是聞起來再馥郁的東西，入口之後註定都是無滋無味。

永昌侯對皇兄尚有可用之處，燕家的面子他給了。

揭蓋，散氣，茶才一入口，他心神一凜。

這茶……竟然有味道！

五年前他被蠻丘大軍困於降龍隘數月，初時糧草還算勉強，後來日漸不支，飛禽走獸、野菜野果、草根樹皮，最後是戰馬……

血月當空人如血，鬼哭出夜人似鬼。

那一戰著實苦，結果卻是大捷，也正是因為那一戰，他名揚沙場，只是誰也不知，自那以後他味覺全無。

雀舌之味清雅如蘭香，微甜，入口生津。

難道他的味覺已經恢復？

茶再入口，證實他有味覺了。

這樣的滋味，睽違五年。

上位者細枝末節的一個小舉動，在旁人看來皆是另有深意。

尋常敬茶，不拘是媳婦茶還是孝敬茶，受茶者大多輕抿一口做個樣子，鮮少會喝第二口。

侯府眾人心思各異，目光皆從寧鳳舉身上移向燕遲。

燕遲豈能無感，心中亦是頗有思量，她一個失節的女子，有什麼地方值得寧鳳舉這樣的人物另眼相看？

除去這張臉，她實在想不出還有其他的可能。

只是……並非她妄自菲薄，書中所寫寧鳳舉最後隱居清修，證明其並非好色之人，若他真有此等愛好，何至於還未娶妻，甚至也未納妾。

但其他人不這麼想，因為他們不知後事，不知道寧鳳舉最後的結局。

在他們看來，寧鳳舉能喝第二口茶，表明的是對燕遲的滿意，至於哪裡滿意，是滿意這份誠意還是其他，不得而知。

敬完茶，謝完恩，燕遲告退。

她一路思量不斷，回到居福軒後攬鏡自顧。

這眉這眼這唇，無一處不美，無一處不是得天獨厚的優越，聿京第一美人，當真是名不虛傳。

哪怕和她以前長得像，哪怕她這兩日見得多，再見之下依舊讓她驚豔。

站起身旋轉衣袖，細腰不盈一握，該大的地方卻又有別於常人的飽滿，即使是自己這麼看著，都能把自己看到臉紅心跳。

「大姑娘，您從回來後就一直照鏡子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？」晚霽心裡直打鼓，她怕大姑娘嫌她話多，一路都憋著不敢問。

好不容易回到院子，大姑娘在鏡子前一坐就是半天，話也不講，也不哭也不笑，她實在是怕得緊。

「大姑娘，您別看了，您再看下去也是這麼好看。您看您這眉眼，還有您這身段，怎麼看怎麼好看，萬一您自己看得久了，陷在自己的絕色中無法自拔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

燕遲：「……」這丫頭到底是真憋還是假憋？

「大姑娘……」

「這個給妳。」

「大姑娘，您給我銅錢做什麼？」

「買妳一刻鐘，給我閉嘴。」

晚霽下意識捂住自己的嘴，圓臉滿是懊惱。

朝露很早叮囑過她，讓她少說話多做事，她怎麼一點也不長記性，如果朝露還在，必能給大姑娘分憂，不像她，明明知道大姑娘有心思卻不知道從何幫起。

耳根終於清靜，燕遲長長吁出一口氣。

鏡中的美人也跟著歎氣，顰眉都透著一股子仙氣。

出身世家，還長成這樣，多好的一手牌。

真是可惜了，如今沒有所謂的名聲，這樣的長相只會是禍，以永昌侯府的體面地位，她倒也不擔心會被當成玩物送人。

說到送人，她是不是應該送些東西跟女主交好？

「晚霽，妳還記不記得我有一把鑲著寶石的匕首？」

「嗯嗯。」

「在哪裡？」

「嗯嗯。」

燕遲看過去，她的傻丫頭正捂著嘴站得筆直，大眼瞪得極圓。

好慄！

她從對方手中取走銅錢，道：「買賣取消，准妳說話。」

晚霽看著空無銅錢的掌心，覺得好像哪裡不對……合著她被罰快一刻鐘沒說話，最後連銅錢也沒撈著。

大姑娘好狡猾。

罷了，她是個大度的丫頭，絕不會和主子置氣。

「大姑娘，您要這匕首做什麼？」

「妳把這個送給盛姑娘。」

啊？大姑娘要送東西給瑛姑娘？

晚霽驚訝過後，很快又喜笑顏開，暗道大姑娘這是想通了，知道要交好瑛姑娘，和夫人好好相處。雖說夫人是繼室，但這些年下來從未剋扣過大姑娘的用度，有些事他們當下人的不好說，如今大姑娘自己回過味來也是好事一樁。

她喜孜孜地出去，燕遲無語。

那邊盛瑛收到東西，也是意外。

如是一看那匕首，驚呼道：「姑娘，這不是您上回在多寶軒看中的那把匕首嗎？大姑娘當日與您爭搶，現在巴巴地送來是何用意？」

盛瑛搖頭。當日她並非爭不過，而是讓著福娘。

母親改嫁那年她知道新家有一個比自己小半歲的妹妹後，心中很是歡喜，巴巴地做了一把木劍送給對方，不料福娘直接將木劍丟在地上，還踩了好幾腳。

這些年福娘常暗中與她相爭，她是能退則退，因為母親是再嫁之身，她是前夫之女，她不想母親難做。

如今福娘試圖和自己交好，難道真是為了自己當日出手幫忙一事？

「姑娘，依奴婢看您可別上大姑娘的當，她那個人平日裡對您那麼壞，怎麼可能一夕之間變好。」怕是自己名聲壞了，破罐子破摔還想拉著別人一起。

「東西先收著，挑個合適的東西回個禮。」

多思無益，見招拆招便是。

安從一擺好茶具，燒好水。

茶是進貢的雨前龍井，龍井清香醇濃，光聞香氣就能想像它的滋味，但王爺這五年來從未主動提過吃喝，今日為何從永昌侯府一回來就要泡茶？

難道……

「王爺，您的怪疾好了？」

寧鳳舉不置可否，在侯府時他記得分明，應是味覺已經恢復。

修長手指執盞，將茶送入口中，意料之中的甘醇滋味並未嘗到，取而代之的依舊是五年來熟悉的木然無味。

怎麼回事？

再喝一口，依舊如此。

他眉鋒微皺，氣勢漸冷，揮手讓安從一將茶水撤走，仔細回想在侯府發生的每一個細節，鳳眸中隱有暗流湧動。

外面有腳步聲閒步而來，沒多久便聽到熟悉的爽朗聲音。

「嘖，從一，你看你這寒酸樣，怎麼天天穿得灰頭土臉的，若是我記得沒錯，你腳下這雙鞋還是前年置辦的吧。要我說你年紀也不小了，為何不娶個媳婦料理自己的衣食？」

「回將軍的話，屬下這鞋子穿著還行。」

「什麼穿著還行？我看你就是愚忠！不能你家主子一日不成親，你們這些身邊的人也跟著一個個天天當和尚，眼看著春色正好，要不要我替你保一門親事？」

「將軍好意屬下心領，屬下暫時沒有成家的打算。」

霍繼光「切」了一聲，炫耀般理理自己的衣服，「看到沒，這是我夫人為我做的新衣裳，還有我腳下的鞋，也是我夫人一針一線納的鞋底。」

安從一低著頭，不想再搭理對方。

霍夫人還會做衣裳，還會納鞋底，騙誰呢？闔京上下誰人不知霍大人懼內，霍夫人就是一頭母老虎。

霍繼光顯擺夠了，大搖大擺進屋，「朝正，聽說你今天去燕府赴了宴？」

朝正是寧鳳舉的字，是陛下親取。

霍繼光是武安侯府的嫡子，曾是寧鳳舉的伴讀，兩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情誼，又有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過命交情，感情深厚非同一般。

「那燕大姑娘可是聿京第一美人，你瞧著如何？」霍繼光眼睛裡閃著八卦的光。

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，他就不信寧鳳舉沒有紅塵之心，先是救了人家姑娘，如今又巴巴地去人家府裡赴宴，指不定就是有那個心思。

寧鳳舉慢慢掀起眼皮，涼涼地睨過來。

霍繼光可不怕他，擠眉弄眼道：「英雄救美，美人以身相許，話本子裡都這麼說。你若是喜歡，何不接進府來，她如今名節已失，給你當個妾室也不算委屈她。」

「你這身衣服不錯。」寧鳳舉答非所問。

「是吧，是吧。」霍繼光八卦之心頓散，一臉的得意，「這可是我夫人親手縫製的，還有我腳下這鞋……」

「沒想到你夫人還會蘇繡，這針法沒有二十年做不來，你夫人今年多大？」

霍夫人今年二十整，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會刺繡。

「……呃。」霍繼光尷尬了。

衣服當然不是他夫人做的，他夫人最多也就是縫過幾針做個樣子，餘下的都是繡娘代勞，至於鞋子那就更別提，他夫人一針未動。

朝正這人真是不識趣，順著他的話說幾句好聽的難道會死嗎？誇他幾句夫綱有振，妻子賢慧溫順會死嗎？

「你知道的，我家那小子離不開人，你說他怎麼那麼討人喜歡，即便是成天只知道哭，我瞧著也很是稀罕。」

成天哭還稀罕？

寧鳳舉很難理解這樣的事，在他看來哭哭啼啼之人最是麻煩，也不知道那位燕大姑娘哪裡來的那麼多的眼淚，敬個茶都哭成那樣。

霍繼光一看他漠然的神情，就知道他根本無法共情，「朝正，你以後會明白的，這世上有的人，哪怕在你面前只會哭，你還是恨不得將天底下最好的東西捧到他面前。」

「絕無可能。」寧鳳舉道。

他絕不可能成為那樣的人。

第三章 示好兼示弱

春夜寒，皎月生。

戌時忙梳洗，亥時應就寢，世家高門內的規矩約定俗成，時辰一到各院閉門熄燈，闔府上下一派寧靜祥和之態。

戌時一刻左右，燕遲卻帶著晚霽出了門。

畫著花鳥的手提紗燈，在夜色中如螢火。

風起燈不滅，人行腳不停，一直往東走，過兩道月洞門，門後一片竹林沙沙，竹林後面正是盛瑛的院子。

盛瑛正準備歇息，驚聞自己那位繼妹來訪，心中隱有猜測，遂命如是替自己更衣，連忙將人請進屋來。

一入屋內，寒氣盡散。

閨閣房間佈置大多相似，唯一不同的是這裡多了一個劍架，劍架之上擋著一把寒鏽冰冷長劍。

盛瑛的生父是安遠將軍府的嫡三子，死後諡號忠烈將軍，女承父志，她雖隨母親改嫁侯府，但這些年常隨盛家子孫一起習武，那劍架之上的劍正是她親生父親的遺物。

客氣一番後，燕遲將一個錦盒放在桌上。

盒內放著一個玉蓮三色的胭脂盒，此物玉質潤澤通透，三色碗一刻蓮花二刻牡丹三刻梅，瞧著就不是凡品。

這是之前盛瑛派人送到居福軒的回禮。

「妳可是不喜歡？」盛瑛問。

若是她記得不差，福娘應是很中意這東西。

當日舅舅將此物送給她做生辰禮時，眾姊妹皆是羨慕不已，福娘也多看了好幾眼，雖說她們姊妹不和已久，她卻知繼妹的喜好，越是精巧之物越中意，最是一個喜好風雅之人。

她以為福娘收到此物應會歡喜，不想對方竟然將其送還，且還親自登門。

「這胭脂盒如此貴重，我豈有不喜歡之理。只是……」正是因為比自己送的東西貴重許多，燕遲明白女主是不想欠自己半分。

原主的生母孔氏是投奔侯府的孤女，嫁妝都是崔氏備人準備，私房自然不多，原主承繼生母的嫁妝，又有侯府的月例，這些年倒也過得去，雖不能說節儉度日，但也不能大手大腳，往常買些女兒家的胭脂水粉小物件等倒也不妨，但若是要買幾百上千兩的東西還真負擔不起。

因為買不起這樣的貴重之物，又喜歡得緊，所以原主心裡一直憋著一股氣，也因為心裡實在不痛快，才會同盛瑛爭那把匕首。

因因果果，造化弄人。

她打定主意交好女主，當然不想對方和自己撇清干係，「這是王家送給妳的生辰禮，我不能要。」

「我不在意這些，我舅家也不在意。」

「盛……姊姊。」

一聲姊姊，驚呆所有人。

空氣瞬間靜止，橫生詭異的氣氛。

「妳比我年長，我理應喚妳一聲姊姊。」

「……」盛瑛太過意外，一時驚愕無言以對。

如是撇嘴，出了事就巴巴地叫自家姑娘姊姊，聽著就是不安好心。

「大姑娘，您這也太突然了。」

晚霽立馬回嘴，「我家大姑娘有禮，妳還挑上了？」

「什麼有禮，誰知道安的是什麼心？」

「叫一聲姊姊就叫不安好心，那我叫妳十句，看妳會不會死？如是姊姊，如是姊姊，如是姊姊……」

「妳是不是誠心的！」

「如是，住口。」盛瑛發話。

如是不太服氣，氣鼓鼓地瞪著晚霽。

燕遲頭大，「晚霽，閉嘴。」

「好咧。」

氣氛再次凝結，空氣似乎都暫停流動。

「救命之恩無以為報，我送盛姊姊禮物聊表心意，不想盛姊姊卻回我以更貴重之物，豈不是折煞我了，如此一來我豈不是欠妳更多。」

「禮尚往來，我並未多想。」

「盛姊姊光明磊落心無汙垢，待人以誠不計回報，我知盛姊姊心意，但無法安撫自己的愧疚，我若收下這胭脂盒，只恐自己良心難安。」

這個繼妹又誇她了。

盛瑛早已習慣繼妹對自己的冷言冷語，猛地聽對方不僅軟話連連，還一口一個姊姊的稱呼她，她是渾身不自在，還有滿心的彆扭。

習武之人向來直來直往，遇硬則硬遇強則強，唯怕別人來軟的，以前她只覺得繼妹難相處，說話綿裡藏針讓人極不舒服，不想對方收起滿身的刺時瞧著竟有幾分可憐。

「妳若良心難安，那就當我沒送。」

燕遲似是鬆了一口氣，言詞越發真摯，「姊姊大度，從來不與我爭執，以往我對姊姊頗多偏見，行事難免略顯偏激。人說吃一塹長一智，如今我遭此大難，又在黃泉路上來回兩次，終是大徹大悟，也看透了許多人情世故，方知孰真孰偽。」

如是在一旁聽著乾瞪眼，依她看大姑娘不是大徹大悟，而是臉皮變厚，聽聽這稱呼從盛姊姊到姊姊，變得可真夠快的。

自家姑娘也是倒楣，有一個失了名節的繼妹，日後還怎麼做人！大姑娘怕是存了歹毒的心思，自己沒了名聲，還想連累她家姑娘。

可她不敢反駁，因為按禮大姑娘確實應該稱呼自家姑娘為姊姊，若執意糾結稱呼反倒是她們不對，但她又實在心中憤恨，只能將一腔怒火全撒在燕遲主僕身上。

「如是，妳做什麼一直瞪我？」

「妳不看我，怎知我瞪妳？」

「妳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，我又不瞎！」

盛瑛和燕遲一起看去，兩人再次閉嘴。

晚霽噘著嘴，忽然想到剛才大姑娘和瑛姑娘一起看過來時，兩人的神態居然有些說不出來的相似。不愧是姊妹。

燕遲垂眸，心知不能急切，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，她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間改變別人對原主的印象。好在已經打開一道口子，只要繼續朝著這個口子使力，遲早有一天會打破兩人之間的壁壘。

「如今我失了名節，旁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姊姊放心，縱然我一身汙濁，我也不會髒了別人的衣裳。」

「妳我姊妹，何需避諱。」

「姊姊。」燕遲突然站起身，朝對方重重行了一個禮，「妳蕙心純質不疑他人，只恨我以前不懂事，沒能和姊姊好好相處，也沒有學到姊姊的為人處事的萬分之一。」

盛瑛大驚，趕緊扶她。

她順勢那麼一倒，歪在對方身上，雙眼緊閉，淚流滿面。

眾人大驚。

「大姑娘！」

「福娘！」

好一會兒，她緩緩睜開眼睛，「姊姊，其實我……好害怕。」

盛瑛心頭大震。福娘……原來也會怕，「祖母和父親不會不管妳，妳莫怕。」

燕遲蒼白的臉上浮起苦澀之意，眼裡全是悲哀，「我一人之失，如何能拖累他人。」

「一家子骨肉，哪裡是拖累。」

「若真如此，二嬸為何要送我去庵堂？」

「祖母和父親不會同意的。」盛瑛是外姓人，侯府的事不便多言。

燕遲示意晚霽將扶著自己，晚霽吃得多勁也大，立馬把她扶得穩穩的，她算是知道為什麼原主一直留著這傻丫頭了，可能正是因為這把子蠻力。

示了好，又示了弱，她的目的已經達到，水滴石穿哪裡是能一蹴而就之事，世事過猶不及，欲速則不達，見好就收方是上策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似是平復情緒，然後告辭。

出門時她一應姿態也和往常無二，甚至背脊挺得更直，但因為幾乎是半靠在晚霽身上，落在別人眼裡無異於故作堅強。

「姑娘，您說大姑娘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她還能有什麼意思，無非是心中悽惶無人可訴……說起來她也是一個可憐人。」

「姑娘，您可別被她騙了。」

「她以前那麼討厭我，以她那樣驕傲的性子，如果不是大徹大悟，又怎麼會在我面前哭？」

「……這倒也是。」

子時已過，夜深人靜。

蟄伏一冬的蟲兒還未破土，四下除去風聲再無其他的響動，月已懸至中天，冷冷清輝普照著沉寂中的華京城。

人靜，燈滅。

兩道黑影不知從何處進到侯府，如入無人之境般直奔居福軒，隨後一人守在門外，一人翻窗而入。室內漆黑，驟起明珠之光。

頑長勁瘦的身形在珠光中漸漸露出真容，冷峻而矜貴，他半瞇著鳳眼，睨向繡慢錦被之中的少女。室內炭火極旺，暖如初夏。

少女睡得極不安穩，翻個身一把掀開錦被。

髮如墨，膚如雪，細眉楚腰像一條玉做的水蛇。

男子過去，不看床上之人將錦被拋上去，將將一個轉身，只聽到一聲軟糯囁語，接著床上的人又踢了被子。

睡相這麼差？

被子再蓋上去，又被踢開。

他再伸手，不想床上少女嘴裡嘟囔著好熱，忽然將他的手抓住壓在自己的臉下。

「……舒服……」

聲音嬌軟甜膩，似拉著長絲的糖。

男子氣勢一變，如被蛇咬般猛地將自己的手收回，因著動作粗魯，床上的少女受力之下撞在床裡。

「……疼。」

人未睜眼，眼淚先流。

男子飛快地用兩指在少女身上那麼輕輕一點，床上的人再無動靜，人是安生了，只是那臉上的淚水還掛著。

真是個麻煩！

男子從懷中取出一只玉杯，提起小爐上溫著的茶水緩緩倒入，一時間茶香氤氳，清幽雅淡地縈繞一室。

他近到床邊，不看那床上之人，嫌棄地捏起對方的手放在茶杯上，幾息之後像碰到髒東西一般丟開。

少頃，他淺嘗杯中茶水，接著眉心一沉。

並無任何滋味。

難道他猜錯了？

「啊啾！啊啾！」

一覺睡至三竿，燕遲是被凍醒的。

睜眼一看自己睡在床裡，錦被踢至外側，晨間的寒氣從半開的窗戶往裡灌，冷得她當下一個哆嗦。晚霽連連驚呼，半是心疼半是埋怨地問她為何一大早開窗。

她茫然自問，自己分明沒有做過這樣的事，只記得夜裡夢中遇火，渾身燥熱難耐時一根冰柱從天而降，剛貼上去就被彈開，痛得她在夢裡大哭。

她旁敲側擊問過晚霽，原主並無夢遊的習慣。

難道是她夜裡熱得厲害，迷迷糊糊開的？

一番請醫問藥，她生病的事很快傳遍全府。

崔氏和王氏派人過來相問，盛瑛也帶了東西上門，還如坐針氈般硬著頭皮陪她說了一會兒話。

除此之外，府中其他人再無動靜。

人情冷暖，高牆內院中最是能體會。

一個失節的嫡女，在旁人眼中不過是廢棄之人，根本沒有再討好交往的必要。

燕遲倒沒如何，晚霽氣得直哭。

王氏行事如常，不冷不熱只盡到禮數，但崔氏的態度明顯與以往不同，若不是多了一個意料之外的盛瑛來看她，晚霽真的會大哭一場。

「大姑娘，若是老夫人都不管您了，您可怎麼辦？」

還能怎麼辦？

燕遲雖有原主的記憶，可原主向來和侯府眾人不親近，她自然也不能感同身受太多的親情。

以前確實只有身為親祖母的崔氏對原主最為關心，但那關心也不過是與別人相比多一些而已，原主尚且沒有視之為依賴，何況是她。

她如今唯一在意的只有盛瑛，盛瑛如果和她關係緩和，她的努力就沒有白費。

她不求被女主的光環籠罩，但求能沾上一星半點的光，保住自己的小命當一條鹹魚即可。

顰眉望向窗外，之前那個疑惑又湧上她心頭，所以昨夜窗戶到底是誰開的？

難道暗處有人想害自己？

傍晚時分，王氏上門。

主僕二人皆是驚訝，晚霽更是一時呆在原地，半天發怔回不過神。

因為王氏不是空手來的，而是帶著一堆的補品。燕窩、人參、靈芝、鹿茸，看成色皆是上上之品，尤其是人參應有幾百年之久。

她還極為客氣地叮囑燕遲好好調養身體，旁的不要多想。

燕遲再是穿越之人，也知這些東西絕對不是尋常之物，她非王氏親女，對方何至於因她不過是一個小風寒就送來如此多的好物。

她心中驚濤駭浪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猜起。

下這麼重的血本，王氏圖什麼？

如果僅為體現繼母的大度，大可不必出手如此闊綽，小恩小惠細水長流才是合情合理。

王氏眼神微閃，那位貴人的用意著實讓人猜不透，若說是不通人情世故，為何又要刻意隱瞞？若說是不想人知，這些東西又太過扎眼。

她尚且晃了眼，何況是養在深閨的姑娘家。

冰肌玉骨弱姿嬌態，媚體纖腰我見猶憐，這個繼女比當年的孔氏更加楚楚動人，也難怪貴人都動了心思。

「東西是給妳的，妳放心用著便是。」

放心用？燕遲琢磨這話的意思，對上王氏坦蕩的目光。

她們繼母女二人自來冷淡，許是燕遲出人意料的沉默，未同往常一樣含沙射影冷嘲熱諷，倒讓王氏生出些許的憐惜。

「好好養身子，一切都會好起來，日後妳會發現再是天塌地陷的難處，回頭看時也只道是尋常。」

她一走，晚霽連忙去翻那些東西。

「大姑娘，這燕窩的成色真好！這人參怕不是至少得有兩百年！大姑娘，您看您看……這靈芝好大一朵……大姑娘，這些東西也太多了，奴婢瞧著值不少銀子，夫人對大姑娘真是用心，這麼多的好東西全吃進肚子裡，那得有多補，夫人莫不是把您當豬養。」

燕遲本來正想著事，尤其是王氏最後那番話似是在開解她，聽到這話哭笑不得，這丫頭最是知道如何打斷別人的思路。

話雖難聽，未必沒有這種可能性。

「豬也是這麼想的。」

「咦，大姑娘，您怎麼知道豬會這麼想？」

「豬告訴我的。」

晚霽歪過頭來，圓臉一派迷茫，「大姑娘，豬還會說話？奴婢怎麼沒有聽過？您在哪裡聽到的？」
燕遲但笑不語。

晚霽想了想，沒想出個所以然，很快又被桌上的東西吸引。

「這些個好東西得花不少銀子，夠買好幾百頭豬了，若是用來養豬多划不來。您說吃這些好東西長大的豬該有多好吃，也不知道誰能吃得到，吃了會不會長生不老……大姑娘，您怎麼了？」

「我想磨刀。」

「您磨刀做什麼？」

「殺豬。」

晚霽茫然四顧，哪裡來的豬？她怎麼沒看見。

「大姑娘，您……您……」

原來大姑娘說的豬是自己。

哼！大姑娘太壞了。